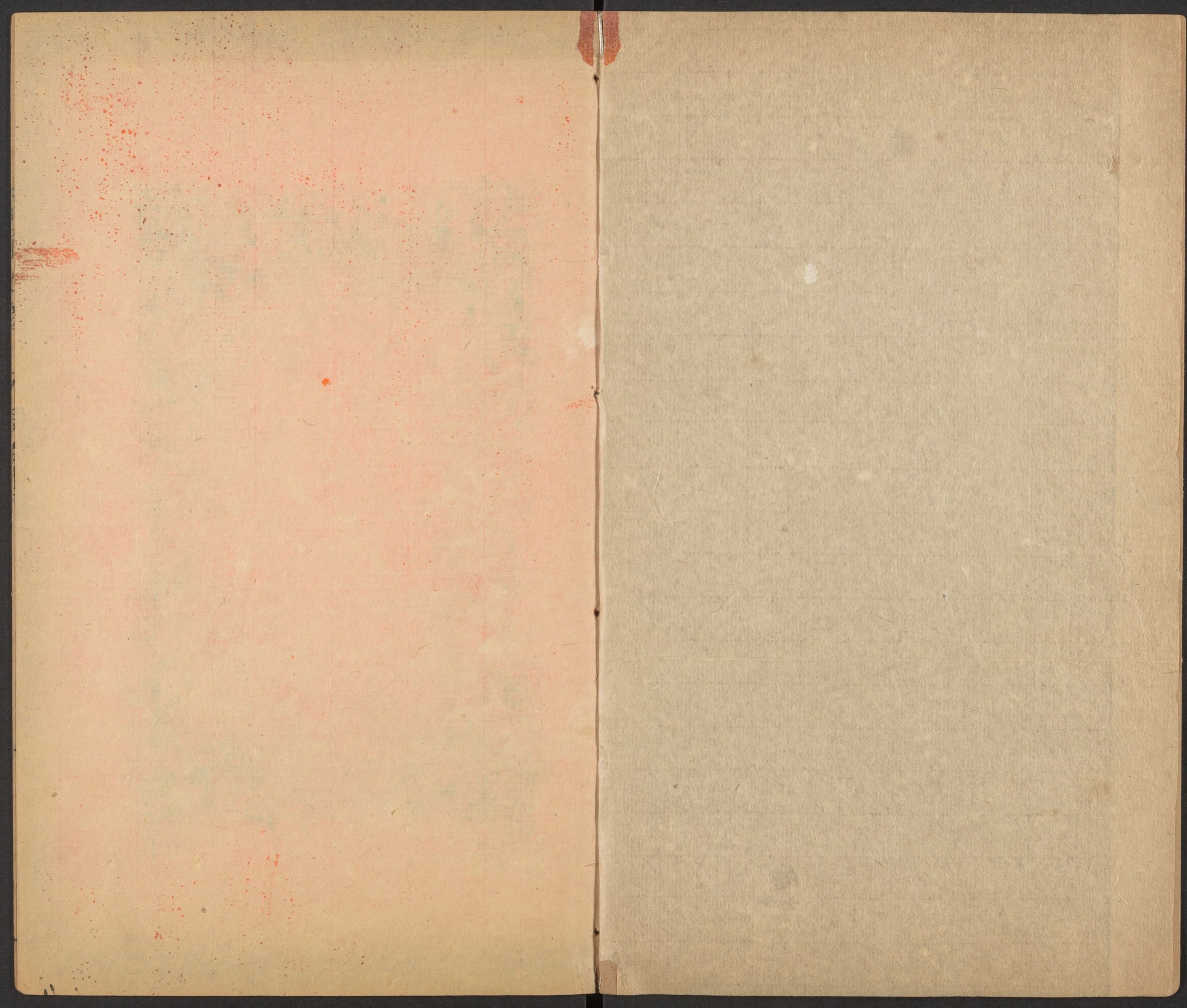


12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9100.0122 B





說郛目錄

弓第一百十八

錄異記

杜光庭

纂異記

李玫

采異記

陳達叟

乘異記

張君房

廣異記

戴君守

獨異志

李元

甄異記

戴祚

徂異記 聶田

祥異記

近異錄 劉質

旌異記 侯君素

冥祥記 王琰

集靈記 顏之推

太清記 王韶之

妖化錄 王韶之

宣驗記 劉義慶

睽車志 郭象

睽車志 歐陽玄

鬼國記 洪邁

鬼國續記 洪邁

攏上記 蘇頌

物異考 方鳳

卷之八

錄異記

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毬杖外混於衆內潛

修真每有所闕卽以毬杖干於人得所酬之金以易

酒一口於郡中白日昇天約是壬申癸酉年晉州汾

西令張文渙長官說此

馬道流名智能常游歷江湖間乾寧丁巳歲至玉梁
觀時有大齋智能徑上山頂時道衆留之不住至山
頂九仙得道處安座儼然而化神色不變手足柔軟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與生無異

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皐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

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卽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礪石上望鷹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玄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

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
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
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歲出錢
四十萬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
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
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賓圖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
家犬焉鴉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爲常又有

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數頭於庭中月
夜交搏騰踏旣甚知果怒持白挺擊之遂散去知果
於觀側薙草兔卧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猶犬耳
其狎異類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
爲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翦其舌覺而言詞
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昇
巨木請謁焉闔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某家

藏此桑實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異是以
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斲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
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洛
匠無能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歿矣其
子應召而來睨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爲
二琵琶槽曰然有白鶴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
微失厚薄不中一鵠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
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
道其事

宣州節使趙錕額上亦有內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
爲淮南攻奪其郡縣錕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
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旣死矣不可
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爲佛額珠而已

吉州東山有觀焉隔瀨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楊
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符救人觀側有三井一井
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豉每有所闕師令取之皆得
食之能療衆疾師得道之後取之無復得矣

楊太博資州人也年十六廬父母墓三年有神燈照

墓猛虎馴伏有白兔之異蜀相王公上門降敕褒獎表其門閭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海水畔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騰躍有群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壘壘相次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二日乃止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烟觀內古井中有魚

七寸往往遊於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有龍

六時水青城山宗玄觀南二甲巳來有峭崖面觀觀中高五百餘尺其山崖上有授道壇昔甯真君與軒轅黃帝授道之所下澗底有石龕玄宗皇帝御真身日六時從崖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絕時人遊禮見焉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為石取未化者試於水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但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雷之以旌

異物焉

蜀州晉源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者生卽靈驗西邊者死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搏土爲人民之所古跡在焉又華陝界黃河中有小洲島古樹數根河水泛漲終不能沒云是女媧墓大曆年中連日風雨晦冥雷電不已晴霽之後忽失此墓不知所在

宣州當塗縣之東南有橫山焉山下有八墓形甚高大乾符中有盜發之得一穴續絹爲繩凡七十匹繩一人以觀之爲黑蜂所螫蜂旣甚多繩者驚懼而去竟無所得相傳云是陶廣州墓莫知其名及年代矣

纂異記

宋李在攻

白沃廟

古老相傳湖初陷白沃史君躍馬疾走不及遂駐馬以鞭指得湖東南一角水至不沒因立廟迨今此地獨高又云兄弟三人一在沙腰一在乍浦皆稱白沃

廟

冰花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冰自成花片于瓦上

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
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爲之
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德藏寺鐘

德藏寺前鐘乃銅所鑄音極洪響嘗見古老云初鑄
鐘時有匠者云此鐘未可便扣俟吾至六十里乃擊
之及旣去方至新坊十八里寺僧遽扣之匠人聞其
聲嘆曰聲止於此今寺中鐘自新坊十八里外不復
聞矣怪哉

地裂濤聲

嘉禾志願亭林庵中有忠烈二祠近歲忽地裂數尺
常有風濤聲以物應之應手火起至今尚然

蘇小小墓

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有
片石在道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云嘉興郭
外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

送與紙錢灰

紫藤

予舍伯祖巽舊葬惹山後忽卜兆於一村遂遷葬焉
其中紫藤蟠固棺上或云穴有紫藤此吉徵也遂所
藤遷之自後其家浸衰謂只亦無前滅小小爲人
云云天王時歸曰蓋小小墓翁欲求食焉云云
秀州子城有天王樓建炎間金澤犯順蘇秀大擾將
毀之有天王現於城上若數間屋大兵卒望之怖懼
遂引去一州之境獲免及亂平建樓西北隅見今事
之不古則事於中亦欲然二國或地以取獎歟

金蝦蟆

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
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
泰聞之惻然以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
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蟆躍
出也

乞長生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
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如蜜食之卽
仙去

水物

李士溥夜泊舟臨舷濯足忽有物在水中掣其足衆力救之李號呼曰痛徹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入水明日求其屍不獲

辟邪

有趙小子納凉水漬足行買搗水灌漱俯身潭上一鬼自潭引手至項上三進三止趙叫呼鬼卽隨沒賈曰頭髻中有少雄黃辟邪之效也

雷公

雷州西有雷公廟百姓歲納雷鼓車人有以黃魚與豕肉同食立遭雷震每六雷人多於野中掘得礮石號雷公墨光瑩如漆

引金

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垂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水異記

宋陳達叟

伏龜山鐵銘

江南保大中秋八月伏龜山圯得一石函長三丈闊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于
是銘背有引曰寶公嘗爲此偈大書于木版之上以
白巾幕之人或欲讀者必施錢方得一讀讀畢覆之
當時名臣自陸倕王筠姚容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
其意答云事在五百年後非今也至卒日乃書其偈

同葬之以志其事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
鷄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
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無缺
落處當日二徐韓張之徒亦不能解其意至李氏國
亡好事者稍稍尋見其意蓋應在江浙也後主丁酉
年又以辛酉年卽僞位是乘雞登寶位之應至甲戌
年國破是跨犬出金陵之應時曹侯翰按甲於城南
是子建司南位之應潘太師美統兵於城北是安仁
秉夜燈之應後二句亦未見其旨至戊寅年淮海王
虎子

江陵鐵銘

高氏專江陵日乾祐中於山庭後鑿一大池爲游嬉
之所掘地丈餘得一大石匣長丈餘闊數寸扁鑄甚
固主者不敢啓之具事以獻高氏大神之乃屏去左
右唯與親僚屬三五人焚香而啓之匣中惟金篆銘
一首云此去遇龍卽歇於是秘之至太祖龍飛改號

建隆高氏下國

銘記

廬山康王觀道士李谷神言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
卽谷神鄉里之隣伍也趨尚高邈嘗謂簪組爲桎身
具狀卒年自卜葬地子孫不敢違旣兆穴開之下至
七尺間得大石數片旣啓之下有隧道漸次闢之乃
造成石墓一所其中高九尺前後一丈二尺闊與高
等靈座前有青石蓮花臺三樹上有石青蓮花燈碗
三枚皆覆之後列數樹如前者其鑄鏡之工妙絕

世靈席中又得青石銘記一片朱字篆若方填云開
成二年間雖開不葬埋漆燈由木點留待沈彬來乃
就葬之

乘異記

宋 張君房

安第三等眼

陶穀少時夢爲吏追去云奉符換眼吏附穀耳求錢
安第十等眼穀不應又安第二等眼又不應吏曰只
得第三等眼矣旣覺眼睛深碧色後遇善相道士陳
紫陽相穀曰一發鬼眼固當清貴然不至大位也後
果然

論雌雄龍

劉洞徹善畫龍一日有夫婦二人造門觀畫因謂劉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狀下殺朱火燁燁雌者角靡浪平日肆鼻直鬚圓鱗薄尾狀于腹劉不能平作色問何以名之其人曰身乃龍也請公觀之遂化作雙龍而去

沈彬石墓

鄧官沈彬既葬掘地得石墓中有石蓮花燈三碗無他物傍有銘云開成一年開雖開即不埋漆燈猶不點留待沈彬來因就堊之

化鶴丹

許遨有幻術每爲人燒丹必厚取其資云市藥造爐使其人自守而候之每燒四十九日將成必有犬逐猶觸其爐破雙鶴飛去屢如此時人呼爲化鶴丹

廣異記

太歲地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
白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
車馬甚衆來至河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讐報
之太歲曰彼正榮盛無奈之何暨明失所在

白頭老人

乾元中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

廣異記 卷之七
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
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倘有急切之求或能致耳
俄有詔賜酺城中縱觀之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
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鬼曰此易
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女有
頃而至驚曰此何處守一見鬼在傍給云此是天上
因與歎昵情愛甚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
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送龜

劉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僚於銀坑得一龜長一
尺持獻彥回父郡官畢賀云得此龜壽千歲使君謝
已非其人自騎馬送龜却至坑所後彥回父亡彥回
爲房州司士之官屬山水汎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
俄有大龜引路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地得免
水難其夕彥回夢龜曰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
此報恩

神降詩

有神降於鄭泮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

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

野狸奴

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
角時曾養一野狸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
卽奴身也鷹逐走入古冢後爲獵人擊殪見閻羅王
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子苦飢寒二
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
已三生矣

芝圃

仙都有芝圃悉種靈芝或如車騎或如華蓋或如樓
閣或如飛鳥五色

獨異志

宋 李元

李德裕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椀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王元寶

明皇問富人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一縑繫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

賀知章

賀知章乘醉賦詩問左右紙多少紙盡思窮

彭樂

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於沙苑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內之不盡截去之復人戰護兵遂敗相枕籍死者三萬餘人

高開道

隋末高開道被箭鏃入骨命一醫工拔之不得開道問之云畏王痛開道斬之更命一醫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當刺下瘡際用小棒打入骨二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盪工絹三百匹後為其將張金樹所殺

杜伏威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韓晉公

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浙右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篙公募人漉出兩瓣不得衆以錢損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得其錢指曰此錢乾非水波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以實投詞詎責俄然二緡浮出波上乃取之

于相棕

長典于相棕與舉人裴丘友善丘有一古鏡所常寶者棕布素時曾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其鏡旋亦墜矣

鄒平公

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泊荆楚間嘗半醮輟履于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枕渠公乘醉于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甄異記

戴祚

夏侯

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
此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
何不畏耶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
或亦不畏也

盧毓

昔有盧毓仕州為治中當元會至曉不及朝化為白

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雙履躄驚
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爲廣州刺史意
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陳濟

巴丘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妻獨在家常有一丈夫儀
貌端正着絳碧袍采色炫耀相期于一山澗間至丁
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比隣人觀其甫至輒有面
見

賈弼

賈弼夜夢易其頭翊日人見皆驚遂能半面啼半面
笑

查道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
婦人紅裳雙袒髻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水工
以篙投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
手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曾見此何物查曰
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也

有海賈每見兩山相對於波間各高數丈已忽不見
舟人云此是巨螭螯也

積雪

有積雪久不消掘地得金羊玉馬高三尺許

化劍

武勝之嘗于江灘見雷公逐一黃蛇或以石投之鏗
然有聲雷公飛去乃一銅劍

阿香車

有人途次寄宿道傍草舍惟女子居之夜半門外有
小兒呼曰阿香官呼爾推雷車女子乃去追跡其舍
乃一古塚耳

祥異記

闕名

呼子先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姬急
裝有仙人持一茅狗來至先將一與酒姬但騎之乃
龍也

吳猛

吳猛與弟子度石梁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一
老人以玉杯盛甘露漿授猛

安帝

漢安帝時有異物生長樂宮東廡栢樹永巷南鬻合歡樹識者以為芝草也

陳文達

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冥見築金云名般若臺待文達也

月鹽

昆吾陸鹽週十里月滿如積雪月虧如霜月晦則

無

寶母

魏生嘗得一美石後有胡人見之云此寶母每月望設壇海邊石上可以集珠寶

種玉

陽雍伯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人臥訖懷中取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

帶鈎

長安民有鳩飛入懷中化為金帶鈎子孫遂富數世不絕

呼風

趙炳從舟人乞渡不獲乃坐水中長嘯呼風而濟

五色霧

吉祥之地雲起五色著草木乃成霧

寶爵

天帝流花寶爵致於日中則光氣連天

天使

李揆未相之前忽見一大蝦蟇占之日蝦蟇天使吉

兆也未幾果拜小鳳

降光

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

使

近異錄

宋 劉質

宋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見其團圓如望夕太史奏是爲上瑞其地當十歲大稔其冬不雪明春無雨民極以爲憂下詔惻怛懇祈中夏雨足繼此必有望也

趙清獻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安適史氏以暑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歎曰大好月色俄庭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燦然

而是夕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光也

黃宋永滾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晝雲雨晦冥雷震轟轟繞柱穿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爭出尋之原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鐵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者諸人傳玩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似訪其物不可取俄頃開霽宣和間黃以童子入京蒙召對賜五經及第仕止郢州通判斧至今存

鄞陽南鄉民妻淳熙十年生男子從頂至足皆與人無異而兩肘各有三臂軒軒可畏毋惡其怪叩漬其水盆中俄翻身起坐又搦入水加一木橈厭之復推橈而起祖母在旁惻然曰此恐是神部中來且試養育看長大後如何遂沐浴施施襁褓日以益壯及八九歲時放牛于野他家童稚或與爭忿則六臂齊舉奮擊莫能抗敵

旌異記

宋 侯君素

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爲京東路分都監官舍在青州
到任踰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倨坐頭高柱屋
武人膽勇不懼取弓矢射之中其腹笑曰着又射之
日射得好連二十發矢集其軀如蝟毛鬼殊不動俄
二小鬼挾都監母從房出畏或傷害乃捨弓箭奪救
之呼諸子僕妾爲助了無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
盡死疊尸地上每身帶一箭皆適所射者老幼二十

口唯子母兩人存驚痛幾絕廳吏走報府府帥遣僚屬來視咸怪愕無策但爲買棺收斂留一宿將出殯偶啓便室取物見一家聚坐其中元不死渾如夢寐扣其始末昧無知覺于是揭棺各貯箕箒桶杓之類耳急徙他所而空厥居

晏元獻家老乳媪燕婆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扶持苦乏人耳其家爲盡二婦人焚之又夢曰受賜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嘆異命匠爲厚紙格

繪二美婢他日又夢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婦復夢日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口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有是日今亦來矣日然則當爲辯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媪姪也素不檢媪死不復往來莫知其存亡遣人訪之果死矣遂復盡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得二老婢而去

臨川王行之爲廣州龍泉尉表弟季生郡人也來訪

之泊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旋身朱髮倏然而
入漸逼卧席冉冉騰其身行于腹上季生素有膽氣
引手執之喚僕共擊叫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
滅明旦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或與談及神怪
事則出示之

崔公度字伯陽自少施食常以尊勝黃幡徧挿食上
率夜半爲節雖寒暑不廢爲節職日飲于親故家中
夕方歸道沿蔡河馬觸酒家帘驚而逸崔墜地迷不
知之夢一婦人至曰崔學士也意解帕巾幕其首又

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遭難不可不救俄十
餘婦應聲而來爲之按摩扶掖似覺少甦馭卒亦至
勉扶上馬迨歸家人方知之但怪暮夜安得有人裹
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數日方愈解帕視之乃二紅
纈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挿黃幡也應手灰
飛方知鬼也

紹興元年三月鎮江西津發渡船已載四十四人太
半是茅山道人赴鶴會而回者此外一丈夫携小兒
年十二三歲不肯登舟強拽使上亦不聽父怒擊其

首兒不得已乃云待我說忽隨聲仆地手足厥冷笑
窘急扶掖叫呼衆不肯俟遂離岸未到金山大風作
平沉洪波并篙工凡四十六人皆死兒奮身起若睡
覺父喜始問其故曰恰見一船人盡是鬼形狀可怖
所以不敢往方欲說時一鬼掩我口便昏昏如夢元
無他也

會稽張國敦在郡序有同席某士好浪遊率以夜分
踰垣出五更復入以爲常一夕明當釋奠時子夜即
歸中途聞搗呵聲退避簷廡見四人衣紫窄衫卷脚

幘頭秉紅紗燭籠夾列一婦人着朱衣無首乘馬而
來生驚甚望其去蓋同途也隨至學前落斜數十步
馳入荒園秉燭者立四旁乘人馬居中央作舞挽勢
良久而滅歸以語同舍生皆莫之信明日訪諸園有
一大井問園夫此井有何異曰數日前外間民女嫁
人歸母家至井上浣衣忽悶絕不省昇歸婿家喚巫
者治之日犯井中伏尸女傷鬼其法用紙畫紫衣四
人持燭籠剪乾紅紙作背子一領具酒飯燒祭之聞
昨夕事畢三更後女病良愈問女家所居云蕙蘭橋

正生所行路也

徐州人竇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絕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于地若爲物所憑附乃言曰吾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戕于賊旅魂無依欲就女丐食而神不容入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見憐今始得入竇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憲去許諾妾即蘇竇如所言陰與之戒內外勿語妾知之又再歲其父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蓋鬼竊食云爾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被祟致疾叩諸巫皆云其父爲厲母瀝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爲生何故數數禍之若有所須當以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今爲江神所錄爲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備至須草履并杉板其憲宜夕焚以濟用年滿當求代始脫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病遂愈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弓鞋踽踽獨行呼賃小船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旣登

舟未幾即偃卧自取蓆席以蔽舟纔一葉展轉馨歎
必相聞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蓆視之乃見小烏蛇
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惶流汗復以蓆覆
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乃扣舷警之奮而起儼然人
矣與初下船不小異腰間解錢二百爲雇值舟人不
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若此何敢受笑曰切莫
說與人我從城里來此行蛇瘟一箇月後却歸矣徐
行入竹林數步而沒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太
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初夏疫癘大作湖州尤甚獨
五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

童貫將敗之一年庖人方治膳忽鼎釜磔磔有聲頃
之所烹肉悉化爲蝴蝶殆且萬數飛舞自如直至堂
中貫心怪之命僮僕執撲皆莫能得俄兩犬着婦人
衣持挺人立而語曰此易撲耳各揮挺縱擊蝶紛紛
墮地盡成鮮血犬亦不見已而貫伏誅

冥祥記

晉 王琰

劉度

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正形
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末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末大路
欲盡滅一城衆皆兇惧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端
命觀世音頃之末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
世音經末大歡喜因省刑戮於是此城卽得免害

釋法智

沙門釋法智爲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
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
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惟法智所容身處不燒始乃
敬奉大法後爲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
裏乃隱溝邊叢棗中得蔽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
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者
遂得免後逕出家

智通

尼宋智通年少信師不專師死罷道嫁魏郡梁甫生

一男家貧無以爲衣有法華等經悉練之以衣其兒
俄得病徧體壞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出數升餘
晝夜號叫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報旬餘而死

明相寺

鳳州城南有明相寺佛數尊皆飾以金焉亂罹之後
有貧民刮金鬻而自給迨至時寧金彩已盡於是遍
身生癬癢不可忍必須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
骨而死焉

葬孤訓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爲行軍倉曹軍
及屠龜茲後乃於精舍剝佛面金旬日之間眉毛盡
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海過以所得金皆爲造功德
未幾眉毛復生

沙門法稱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
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一餅金爲信宋祖聞之命僧
惠義往松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
覺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

費崇先

費崇先少信佛法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

集靈記

闕名

王諱

王諱瑯琊人也仕梁為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
 困于衣食歲暮諱見形謂婦曰鄉困乏衣食妻因與
 之酒別而去諱曰我若得財物當以相寄後月小女
 探得金指環一雙

瓦棺閣

開元九年江寧縣瓦棺寺閣西南久傾因風自正吳

順義中改寺爲昇元寺閣爲昇元閣

張仲舒

張仲舒在廣天雨降羅踐甚多

湖神

宮亭湖神能分風擘流曹昆詩云分風爲二擘流成

兩

仙父

有僧在蒙山頂見一老父云仙家有雷鳴茶井候雷

發聲井中採蘆一兩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

換骨四兩爲地仙矣

蚩尤塚

蚩尤塚在東郡壽張縣闕城中人常以十月說云每

有氣如匹絳自上屬下號曰蚩尤旗

太清記

晉王韶之

翔鶴

榮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岩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

偶影翔集

髮如鴨

太玄女行玉子之術鬢髮如鴨

拔宅

許真君拔宅上升惟車轂錦帳墮故宅

玉樓

王母所居玉樓十二瑤池翠水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

洗頭盆

華山絕頂有石臼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

擁琴朝謁

魏丘君秦山下道士曾謂漢武帝東巡擁琴朝謁後仙去

碧虛監

董奉上升號碧虛監

艷質

劉孝儀諸妹文彩艷質甚於神人也

採菊

九月九日採菊花與茯苓松脂久服之令人不老

香爐峰

廬峰孤峭特起氣籠其上氤氳若香煙

華嶽夫人

華嶽三夫人媚李湜云笑開星眼花媚玉顏

玉英粉

有道士持湯餅語人曰此乃玉英粉食之七日必羽

化

輪瀛州

橋中叟相謂曰汝輪我瀛洲玉塵九斛

河漢

翰曰牽牛郎何在女曰河漢阻隔不復相聞

妖化錄

宋宣靖

宣和七年京城諸園苑中盛夏六月間牡丹皆開始

作金色又變異色而退諸柳皆生黃花大如林檎萼

結子淡黃色食之微苦又瓜圃中瓜生雙蒂酸不堪

食

靖康元年梨樹生豆莢木香架生蒲桃可食又王殿

直家籠中貯松花及啓籠視之每一片中雪白小松

一小株又寶籙宮前華表柱忽生松一枝北向者生

一天黃如斗大凡三日而萎又童貫轎中木板上生雜草砍刈復生蓋妖異也未幾京師遭金人破蕩異花文木皆爲薪蓋妖變先有兆焉

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養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羣羊中嗚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爲不祥後果見有北虜犬羊之禍

寶籙宮之建也極土木之盛燦金碧之輝危殿傑閣瑤室修廊爲諸宮之冠宣和末忽有題字數行於瑤仙殿左屏云家中木雖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亘水又摧傾始不可辨後方知金賊之變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惠吉人亘木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卷其紙薄如蟬翼日中見影紙長四尺高二尺乃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圍城時有一黃衣白稱鬼郎中送書與寶籙宮徐知宮黃衣人不知所在其書上標云書上寶籙宮徐知宮下云都領袖次部郎中行此鄉採事鬼仲徹封其中大率言金人變盟兆

亂之事其末有一項不曉今記于後云東中西裏六
花四失能以千尺絲繫之必可達而補三推而補三
極也北溟開南海與能康濟天下者真人出焉太華
雖崩衡岷特起龍魚燕鳳在人可記凡六十字其書
徐知宮徒弟周火安收之余曾見之非世物也近不
知存否

宣驗記

關名

丁零

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直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
悖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
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鑄爲銅
擬克器用乃口發大聲嚮烈雷震力士亡蒐喪膽人
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是賊侶慙惶歸信者
衆丁零後時著疾被誅乃死

王遵

唐王遵者河內人也兄弟三人並時疾甚宅有鵲巢
旦夕翔鳴忿其喧噪兄弟共惡之及病差因張鵲斷
舌而放之既而兄弟皆患口齒之疾家漸貧以至行
乞

逐賊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
子女資產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
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簾出同時噬
螫群賊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

縣志

宋 郭象

文雅識識以斐而之且古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冢以當行人常所往來
 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鍾鼎
 之屬甚多驗欵識皆三代物塚為隧道窟室土堅如
 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大人則幘頭
 婦人則段紵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
 載前冠服已嘗如此

龍舒人劉觀仕平江許浦監酒其子堯舉字唐卿因

就嘉禾流寓赴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爲棘闈無它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顯通唐卿私課既得出院意甚歡此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一人馳至報牘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牘適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協而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旣歸觀以夢語之且告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果首薦於舒然至今未第

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岳侯死後臨安雨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皆驚愕請其花押則死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遇少未全酬丹心似石憑誰愬空有遊魂徧九州丞相秦公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人有死者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作炊未熟而其子呼之他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媪盲無所觀飲食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

中潔者食姑次以饋夫其視器旁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覲其面不相覩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壞衣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邊足供夕舖明旦視囊中米復如故寶之至今予始聞此事竊謂晝暝得米或孝感所致如郭巨得金之類至謂囊米旦旦常盈則頗近迂誕然范德老爲人誠懇恐必不妄傳而村婦一節如此亦可尚也故錄以爲人之勸云

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濶丈餘有狗

中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李公之墓外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津洋衛臨
通衢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
著于堂家人竊就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
皆具容服甚靚麗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
玉真好娘子也偶至此非爲禍崇苟能事我亦甚善
其家乃就壁爲小龕至於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
能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爲啓龕至者絡
繹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義張萬全葉百小凶焰
頗盛提形李稷臣諭降之二張之於稷臣且言葉無
降意將復爲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
縶索鎖縛于柱熾炭圍繞醢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
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皆
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大惡三年
之後稷臣偏體生瘡疱狀如大灼痛不可忍竟卒宋
左藏睨常言家故澤州有第宅園圍墻角有古塚因
治池發之得一名誌題曰郡守李公之墓壘石爲

杜子美詩三年奄病瘧一鬼不銷亡

破面鬼

齊東昏卽位多行殺戮沈昭畧與沈文季徐孝嗣同
召入省例賜藥酒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
相無才致有今日卽以甌投孝嗣面曰汝便作破面
鬼

羅鬼

鬼方俗爲羅鬼

爲鬼所笑

劉伯寵貧窶尤甚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大笑伯寵曰貧窮固有命乃爲鬼所笑

領萬鬼

神荼鬱壘領萬鬼

鬼乞婿

劉積中一夕見女鬼長纜三尺自燈影中出向劉乞婿一夕又向劉煩主人作鋪公鋪母

鬼錄

古詩奄忽就鬼錄

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菴有門不掩旣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空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咲適遇一人過前卽脫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吾幾爲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邊一冢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分不睡覺雨止月明遠照穴中歷歷可見甃甃甚光潔北壁

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
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
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魅
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翁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鷄羽置
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動羽稍折斷卽不應亦此
類也

睽車志

宋 歐陽玄

無處非鬼

天下無處非鬼充塞無間獨互人國白玉城自女牆
至城下俱以白玉爲之鬼不敢入蓋鬼陰物喜黑而
畏白耳

以鬼爲飯

江南有人長七丈名黃父以鬼爲飯以霧露爲漿
賣鬼

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鬼所忌答云唯不喜人唾定伯便擔鬼著頭上急持行徑至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唾之恐其變化賣之得錢千五百

却鬼丸

梁武帝正月賜羣臣却鬼丸

鬼血

瑪瑙鬼血所化

部鬼

部鬼將軍王廡

鬼母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

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鱗目蛟眉其形畏

人

馬鬼

馬鬼名賜

人鬼各半

有女巫識鬼形狀孫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各半

人自不辨

衣服鬼

衣服鬼名甚遼又世說曰人見死者著生時衣服然則衣服亦復有鬼耶

才鬼

陶貞白曰寧為才鬼無為頑仙

下鬼

紫元夫人受寶書于魏華曰有泄我書身為下鬼塞諸河源

食魅

獬胃食虎雄伯食魅

佞鬼

虎所至佞鬼為之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之類布地蓋此鬼嗜酸而不顧虎虎乃可擒

鬼仙

鬼仙出太真科經

司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齧蠶魚不生

鬼陣

昔人謂墓為鬼陣

鬼宿

佛教上屬鬼宿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吳氏嘗

謂佛乃一靈鬼耳

俗鬼

嶺表占卦甚多鼠米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雞卵

卜筴竹卜俗鬼故也

瘡鬼

杜子美詩三年奄病瘡一鬼不銷亡

破面鬼

齊東昏卽位多行殺戮沈昭畧與沈文季徐孝嗣同

召入省例賜藥酒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

相無才致有今日卽以甌投孝嗣面曰汝便作破面

鬼

糶鬼

鬼方俗為糶鬼

為鬼所笑

劉伯寵貧窶尤甚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大笑伯寵曰貧窮固有命乃爲鬼所笑

領萬鬼

神荼鬱壘領萬鬼

劉積中一夕見女鬼長纔三尺自燈影中出向劉乞婿一夕又向劉煩主人作鋪公鋪母

鬼錄

古詩奄忽就鬼錄

省中多鬼

晉以來尚書省多有鬼恠每夜或見人着衣冠從中出見者多死宋徐孝先居之鬼物遂息

人鬼相觸

梁傅昭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聞人鬼相觸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自是郡遂無患

井鬼

井鬼名瓊

鬼詩題驛

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閱楹間有題云
俞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
花今日為灰不堪著

畫車辟鬼

漢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

變鬼法

俗有人能為變鬼法

鬼衣

鬼衣無縫

鬼虎

一婢方臥有婦人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即腹
痛開戶如廁忽為虎所搏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
謂鬼虎者也

忠鬼

後周李遠曰大丈夫寧為忠鬼

祀猫鬼

隋獨孤陀好左道祀猫鬼每殺人所死家財移于祀

猫鬼家

黎丘鬼

梁北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鬼喜効人子姪之狀扶而追苦之歸而誚其子始知奇鬼也明且復往其真子往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

沉鬼

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

鬼還

富某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冢方悲哭塚中忽

應諾曰吾今隨汝歸矣子到家聞聲已在堂中呼妻女出慰問欵密宛如生時及暮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

敬鬼

東甌敬鬼壽百六十歲

鬼持矛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持矛一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

小鬼

枉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亦鬼之神者見封

禪書

鬼忌

雷煥謂華曰門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惟十年枯木照之則形見

鬼偷

丹陽張承先有一鬼為張偷得一箭云慎勿至新亭射此三井陶家物也

鬼主

南蠻傳俗尚巫鬼太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

主一姓

青鬼

劉禹錫南中詩曰淫祀多青鬼

鬼魅取伏虎

吳時倪彥思忽見鬼魅入其家乃延道士逐之酒餽既設道士便擊鼓召諸神魅乃取伏虎于神坐吹作角聲以亂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

虎也

陰摩羅鬼

崔嗣復預貢入都一夕宿僧寺忽有聲叱之者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恐是耳嗣復後為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

鬼時

人以子時祀鬼言子者鬼也

海潮鬼

一人夢亡者曰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

鬼事

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

鬼媒人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

鬼不傷人

有道之日鬼不傷人

烏鬼

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以為烏蠻鬼者是也謂

鷓鴣者非

鬼矢

鬼矢生陰濕地淺黃白色或時見之主瘡

鬼書

鬼書有業煞刁斗出於古器

判冥鬼

張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人

鬼宮

鬼詩曰流水涓涓芹芻牙織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

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

鬼携扇去

范魯公一日坐封丘茶肆中有人貌侏陋前揖因

携公扇去公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

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

鬼治家

有民家主死不離其家有所爲鬼語於空中謹從之
每有利益

鬼豕

齊人歸罪取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具丘有大豕
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

鬼至

鄭人殺伯有每相驚言其鬼至則皆走或夢伯有介
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牛鬼

李賀序曰牛鬼蛇神

無鬼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
名理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
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耶僕便是鬼須臾消滅

鬼談易

陸雲夜行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趨之至一家
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易音致深遠向曉

尋昨宿處乃王弼冢

董狐

于寶為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新鬼

杜詩新鬼煩冤舊鬼哭

鬼眼

昔王範行荒澤中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

鬼雄

屈原國殤云魂魄兮為鬼雄

鬼手入牕

馬公亮少時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牕前伸入

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字牕外疾呼手不能縮

原鬼

韓愈作原鬼

書鬼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羨之鬼李賀詩曰願持

漢戟招書鬼

山鬼

楚辭山鬼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不信鬼

阮宣子不信鬼

鬼影

晉陳超誤勸殺人後鬼常爲祟乃逃于長干寺易姓
各避之一日臨水酒酣超曰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
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

鬼才

世目長吉爲鬼才

燈下鬼現

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
尺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予恥與鬼
魅爭光

鬼域

史曰此如鬼域百方害人

點鬼簿

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關時人號點鬼簿

鬼火

鮑照曰昨行春竹叢中鬼火孤鳴殊為哀切

女鬼

王彥伯善鼓琴燭下見一女子披幃而進取琴調之
聲甚哀雅彥伯曰所未會聞女曰此向所謂楚明光
者也

鬼唱

李賀詩曰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釣鬼

李子昂春日以游絲釣鬼

紙上鬼

李恒家事巫祝陳增妻召恒恒索于木盆中沉白紙
使增妻視之正見紙上一婦人被二鬼驅拽增妻皇
懼告增增明召恒還以水盆沉之恒觀之正見紙上
有十鬼驅拽題名云此李恒也恒慚走

與水
同色

鬼啼

杜詩山鬼啼春竹

鬼借筆

王紹夜讀書忽窻外有言借筆者紹與之於窻上題
一詩曰何人窻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
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

俠鬼

賀詩曰此中多俠鬼
甘露中有人夜泊巴州忽聞有人朗誦曉訪之更無
舟船但空山石泉谿谷幽絕詠詩處有人骨一具

鬼續句

鄭郊過一塚上因駐馬吟曰塚上兩竿竹風吹常
曩久不能續聞塚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
不知曉郊驚問之不復言矣

鬼聽法

生公說法時有鬼來聽生公識之喟曰何不爲人去
鬼以詩對曰做鬼今經五百秋也無煩惱也無愁生
公勸我爲人法只恐爲人不到頭

鬼生子

胡馥之婦卒忽於燈後見就依如平生時當爲君生

一男馥如言暗而就之十月始孺果生一男男名靈
產

絕鬼食

宗岱著無鬼論無能屈者言鬼化書生振衣起曰君
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

饗鬼

若於墓祭祀都無益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
呼兒名字必得饗也

治中鬼惡

夏侯弘捉得一小鬼問所持何物曰殺人以此予錢
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
烏雞薄之即差

古鬼

杜牧詩古鬼哭幽塚

鬼貪食

一人見尸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因捉其臂鬼不復得
去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

鬼舉錢

太山府君家撒帳錢大如盞四十鬼不能舉一枚

走野鬼子伏於暗處共四云來歎會食至地其

盧充與崔少府女幽婚後生子抱以還充故陸士衡

言盧曰鬼子敢爾

與鬼語

漢時王恠字少林為郡令一夕有女子稱欲訴冤無

衣自蓋恠以衣與之訴為縣門下游徼所害恠曰當

為汝報之鬼捉衣而去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彼

走馬與鬼語

鬼手

世說曰冷如鬼手馨

鬼中毒

有鬼偷食人以毒藥中之須臾聞在屋頭吐

剝鬼

賈人章某死有人遇于路問之曰吾以小罪未免今

配為揚州掠剝鬼

鬼氣

楊仲弘以下詩文多殺機鬼氣

鬼兵

姚萇既殺永固一夕寢疾見永固云將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後帳宮人逆來刺鬼誤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著死所

愚鬼

史曰愚鬼弄爾公

鬼囊

一人於鬼手中奪得革囊鬼笑曰此蓄氣袋耳其囊可盛數升絳色如藕絲携于日中無影

鬼葬

辰州西四十里有鬼葬山

難見如鬼

蘇秦曰楚謁者難見如鬼

友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肥

健相問訊曰卿那爾友鬼曰此易耳但作怪怖人當

與卿食

鬼國

有人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此即鬼國也

役鬼

左慈明六甲能役鬼坐致行厨

治鬼

管輅曰吾額上無主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

鬼膽

韓愈詩險語破鬼膽

笛部鬼

有人夜行一彩禽觸馬首翌日遇鬼乃莊宗時女樂笛部頭云已遣錦羽兒相迎

鬼所

或問鬼所惡荅云最惡金姑聲聞人謂破竹聲為金

姑聲

徵鬼

晉士伯薛徵于人朱徵於鬼

厲鬼

張巡曰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鬼妻

粵西夫死謂之鬼妻人無娶者

足中有鬼

梅侍讀晚年蹠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
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畫鬼

丹青志曰畫鬼易畫人難

奇鬼

記曰如奇鬼森然影攫人

冤鬼

有巫送鬼自持呪前行令一童擔爇飯旣行童覺擔
漸重至不能任巫曰此冤鬼難送也

漢江鬼

伶人才俊朝妻項瘳如數斛之囊瘳裂一豚跳出曰
吾老猴精解風雨與漢江鬼愁潭老蛟往還

兎鬼

楊遇好畋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兔搏之無所有如
是者三即投草求之得兔骨一具乃兔之鬼也

不怖鬼

晁氏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
肉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

產鬼

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夜復
歸就乳多瘁其母

小人以鬼

史曰敬之敝小人以鬼

空林鬼

嘯音有十五章有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之

類

鬼哭

倉頡作字鬼夜哭

儵鬼

王丞相答陸賤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
幾為儵鬼

鬼作

元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昔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

吓鬼

那和璞能算人壽天使算張果老莫知其甲子師夜光能吓鬼令吓果終莫能見

鬼蛟蝶

鬼蛟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鍼鬼

徐秋夫善治病一鬼自稱患腰痛死今在湖北嶺

鬼苦亦如生求夫鍼治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

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羅襦鬼

庾道開謂蕉葉為鬼羅襦鬼其狀如人而無目

鬼樹

一人出買油酥遇不相識男子強討不與便毆明正

復遇語旁見大皂筴樹突兀一瘤癩頗似其面眉目

悉具口中猶含酥氣

鬼雛

南城尉耿君妻孕臨蓐痛不可忍延僧誦孔雀呪吞符下鬼雛遍體皆毛

叢祠鬼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禳鬼甚恠異多依岩石樹木為叢祠村村有鬼曰木究曰木下三郎一足者曰獨

腳五通

鬼漸輕

江民夜宿田勝女子就寢昵體冷如豕知其非

人一夜密以布被縫作袋貯之肩以歸始覺甚重俄漸輕到家舉火視之一血痕杉板而已

鬼太保

侯都事妾懷妊未及產而死後改藏見白骨已朽一嬰兒坐于足上食餅侯衆大駭抱出鞠養之及長祇事宮禁識者目為鬼太保

鬼官

鬼官七十五職凡一百一十九人

使鬼

葛森先初在長山乘虎使鬼無處不至

鬼國記

宋 洪邁

建康巨商場二郎本以牙儉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中一行盡遭害楊偶先墜水得免尋一木抱之沉浮自分必死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岬信脚行俄入一洞其中男女雜沓爭來聚觀大抵多裸形而聲音可辯認一婦人若最尊者稱爲鬼國母侍衛頗衆駭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鬟出探則見楊遽走報母令引當前問

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逃生應
曰願住母卽分付鬟爲治一室而使爲夫婦約僅二
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無異嘗有駿卒持書至曰真
仙邀迎國母請赴瓊室卽命而出自此旬日或一月
必往其衆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言於母乞侍行母
曰汝是凡人欲去不得如是者累累致懇忽許之飄
然履虛如躡烟雲至一館宇優樂盤散極爲豐潔主
者占位而坐鬼母導楊伏於卓幃戒以屏息勿動移
時宴罷乃焚燒楮鏹漸次聞人哭聲審聽之蓋其妻
子與姻戚也楊從卓下出喚家人名皆以爲鬼物交
口唾罵唯妻泣曰汝沒於大海杳無消息當時發喪
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做道場追薦何
得在此莫是別有強鬼附託邪物曰我真是人元不
曾死其道所值遇曲折方信爲然鬼母在外招喚繼
以怒罵然不能相近少頃寂然楊氏呼醫用藥調補
幾歲顏狀始復

鬼國續記

宋 洪邁

福州福清海商楊氏父子二人同溺於大洋共附一
木遂漂墜鬼國中烟火聚落悉如人世但其人形軀
枯瘁生理窮窶每相報云去某州某縣赴法會則各
有喜色往往盡室以行大率醉歸挾餘饌分餉三楊
賴以充饑或數日不值枵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
薰蒸父兄皆死唯幼子存一日見飛符使者從天而
下訪問此子衆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

鬼國經言
他姓名將奈之何或曰令隨隊而行亦可戒楊瞑目
勿開既登塗耳畔聞風雨波濤之聲甚厲良久脚履
平地見僧振鈴咒食衆合掌盡入引楊生蔽身大樹
之上時持食物出餽忽鈴羣誦大悲咒楊少年時能
之自墮異域已廢亡一聽其聲便能憶亦隨口持誦
鬼不復相親會散掃跡楊彷徨到曉往來見者指爲
猿獠乃下樹與人說本末始認得夜來法席正其家
也楊氏一門且疑且畏妻亦不敢深相認識經日驗
其無他方悲泣存問積久漸復人色

鬼方爲南獠而此若實有其地恐亦齊諸志怪
寓託耶

龕上記

玉唾壺

唐

蘇頌

廣川王發魏襄王塚得玉唾壺一枚

聞角聲

邠方回葬婦於驪山使會稽郡吏史澤治墓多平夷古墳後壞一塚構制甚偉器物殊盛塚發聞鼓角聲

象牙火籠

漢故事梓宮中有象牙火籠

惟有劍

王子喬墓 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覩無所見

惟有一劍 在穴中欲進取之徑飛上天

紺單衣

緝葬零陵葬時冑以紺單衣

墓下彈烏

前輩人忌日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音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

葬得石牌

烏重胤葬先世掘得石牌有云牛領岡前紅簫墜下葬用丙日手板相亞重胤依而用之

方玉石

周末有發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土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

石室銘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王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踏

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
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

古塚銘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塚藤蔓纏其棺旁
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少閣五百
年後遇熊博

湯冢志

後魏大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冢得志云我死後
二千年周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投於河

物異考

吳器方鳳

語曰子不語怪蓋恐後世好奇之士立為變幻不
經之說以惑亂天下以此防民而邪說不息然宇
宙之廣氣類不齊人妖物怪在在有之予因閩史
凡異之甚者輒記之庶資博聞者一咲非敢以惑
衆也凡七條

水異

魯襄公時穀洛二水鬪將殷王室後數年有如日者

五出於水秦武王時渭水赤三日昭王時又赤三日
秦遂亡漢安帝時水赤如血鄧后專政符堅遙見地
色如水謂之地鏡堅遂死紹興中田水如爲物所吸
聚而直行平地數尺程氏井水溢亦高數尺矯如長
虹聲如雷二水相鬪十刻各退歸舊處乃解

火異

惠帝元康中武庫火燒異寶若王莽頭孔子屐漢高
斬白蛇劍及兵器一時蕩盡是後懷愍見殺太子之
罰也天順中相國寺災見赤塊飛入門頃之北飛佛

亦火齊武帝永明中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
有沙門從北齋火至火赤於常火而小能療疾咸呼
爲聖火病者取以灸至七炷卽愈

青異

哲宗政和中宮中青作狀先若屋倒聲其形丈餘彷彿
如龍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臙血四洒兵
亦不能施或變人形亦或爲驢其出無時宣和中洛
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色正青方夜卽出掠小兒
傷食之後晝亦出入人家爲患謂之黑漢二年乃熄

哀帝建平中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寸大者如錢和
帝建和中北地雨肉似羊肋大如手魏公孫淵時襄
平生肉長圍各丈許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能動搖
吳將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猪
肉喜引弓射之而中咋咋作聲繞屋三日晉武帝太
康中河陰下赤雪三頃劉聰建興中雨血深五寸亦
氣至天中有赤龍奮飛流星入紫微龍形有光落于
平陽視之則肉甚臭肉傍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
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

於隄肉傍天寶中楊慎矜父墓草木皆流血穰之慎
矜裸而桎梏於墓側血亦不止李林甫家東北隅每
夜火光先起衆小兒持火出入爲戲建炎中新城縣
夜風雪若數千人行聲歌笑雜擾昏黑莫辨窺之無
所見明日雪中有人獸跡流血十餘里

木異

哀帝建平中汝南屋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
面白頭有鬚髮長六寸一分靈帝時有兩樗樹皆高
四尺其一株宿夕忽暴長丈餘大一圍作人狀頭

日鬚髮皆傅劉曜時有大樹風吹折一宿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二手皆歛若欲揖者亦有二足着裙之態惟無目每夜有聲

金石異

元帝永昌中甘卓將襲王敦還家議事金石多變怪乎心疑索鏡照之不見其頭是甘卓爲敦所襲後唐

漢掘古劍有文曰已與水同宮王將耳口

易首山岫護重重蓋唐太宗已亥生水同

一句爲聖君出三字成帝鴻嘉中大石如

百里郊野鷄皆應而鳴俗呼爲石鼓石鼓鳴

有兵魏明帝青龍中水湧寶石負圖象如靈龜有

有馬七隨之上有列宿鳥獸之形唐垂拱中武威郡

石化爲麪貧人取以給食熙寧中益陽縣雷震山石

盡裂出米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頃之米黑

如炭

人異

春秋文公時長狄兄弟三人被殺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高於軾秦始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

只皆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漢景時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魏襄王時有女子化爲丈夫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人生一子平帝元始中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靈帝時江夏黃氏母浴而化爲鼈入于深淵時出水上一簪猶在首元康中梁國女子嫁夫夫戍長安不歸父母更以女適人女固不從強而配之尋病亡其夫戍還逕至女墓開棺號呼女遂活後夫爭之不得復歸前夫惠帝時京洛有人繫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性尤淫元帝太興中有女子陰在腹又有女子陰在頭俱好淫安帝義熙中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儀鳳中衛士胡丁年其妻吳氏生一男一女其胸相連其餘體各異乃拆之則皆死後又生二男亦相連至四歲獻于朝淳熙中崑山縣石上林巧石石墮厭之又三年六月他石工聞石呼聲報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我肌如裂俄頃聲微禁不語化爲石人貌如生

長慶中吐蕃隴上出異獸如狼而腰尾皆長色青迅
猛見蕃人卽捕而食之遇漢人則不食漢文時吳有
馬生角右角三寸左角二寸靈帝和光中長史馮璠
馬生人惠帝大安中張聘所乘母牛言曰天下亂棄
我何之聘懼而還牛又口歸何早也後又人立而行
後周建德中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
亦與黑鬪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亦俱入于
河成帝咸和中豕生兩子皆人面如人狀其身則

豕隋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法於場圃之上夜
大豕與小豕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又
有人家寄宿聞其家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翁
將我殺何處避之其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
而去明日客告主人如其言覓之得二豕開皇中繁
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犬如新生犬鬪而
墜悅獲其一養之數旬失去成帝和平中長安石良
劉音二人同居有人在室中作聲持杖擊之爲狗走
出忽數人持兵至良家良等格殺皆狗也吳諸葛恪

將朝犬嘶衣止之如此者再乃令人逐犬遂升車入朝是日被害後主時凡內犬皆有官稱甚至開府儀同雌犬有夫人郡君之號天寶中李林甫將朝取書囊視之有物如鼠躍于地卽變爲狗雄目張牙欲嘗林甫卽射殺之惠帝永康中趙王倫旣篡得異馬莫能名有小兒見之曰服角馬醫倫將小兒入宮閑之深戶明日視之皆不見安帝雍熙中朱倚家婢炊飯群鳥來啄不能逐有獵犬咋殺二鳥群鳥因共啄犬殺之盡噉其肉魏齊王正始中王周南爲邑長有鼠語曰王周南某日死王不應後又語曰王周南今日中死王又不應至日中鼠燼盛而死慶元中郡民家一猫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其惡猫殺之鼠舐其血

海濱野之風如其血



凡海一帶帶地十尺許其食息其同...
日中孤王又不變其其...
附口至...
其王不...
其...
其...

